

# 兴来放笔写残荷

潘锡林

秋天的傍晚，窗外下着小雨，我独自坐在窗下，沉浸在八大山人的花鸟画世界里，使我回想起儿时的生活。在我的老家大觉寺旁有一个长满荷花的池塘，我与同学时常带着钓鱼竿，在那里钓鱼。也许受朱自清先生“荷塘月色”的影响，从那时起我对荷就有了初恋。

荷，是家乡的常见之物，池塘水渠、河湖港汊，无处不有。我尤其喜欢在月光下独步在荷塘边的小路上，胸中滋生无限的憧憬，活跃青春的力量，禁不住对生活充满思考，我视荷为友、为知音、为师长。我从荷的风雨经历、兴旺荣衰中，看到了父老乡亲的欢乐与苦涩，看到了人生的曲折艰辛，我无数次在荷塘边徜徉，被红荷、白荷簇拥着，那接天连叶，波翻浪卷，所呈现的繁杂、肃杀和悲怆，使我得到了艺术的启示，丰富了想象和情愫，唤起了不可抑制的美感。

古今画坛画荷者甚多，高手如云。如王冕、石涛、八大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潘天寿、张大千等都是极爱画荷的。他们在艺术上有继承有发展，可以说各有千秋，成就很高。其中尤以八大的简笔大写墨荷，齐白石的秋荷，潘天寿的指墨荷花及张大千的泼墨泼彩画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认真捧读诸多大师的荷之名作，我要画出一种沧桑感的大文化，一种悲壮意识的大文化。我挥笔画荷，如饥似渴的走进传统、走进生活，又雄心勃勃的跳出传统，跳出生活，我不愿自己笔下的荷，成为前人和生活的复制品。我要画自己的荷，画自己对荷的感情，对荷的爱，画父老乡亲在荷塘边的痛苦与欢乐。

我感觉到画荷时往往是一种心境。艺术创作要有真情实感，创作的目的往往不在于写物，而在于寄情，在于表现作者的精神境界，要求画家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性情思想，不做作、不虚假、花鸟画如果不是为了

表达情感，在艺术上便没有多大的价值。

历代许多文人墨客画荷、吟荷，都赞其高洁、清逸、出污泥而不染，我凭自己的生活经历，感觉到荷另有新的内涵。如《月晓风清》、《风雨乱荷塘》、《西风一夜入暮愁》等作品。表现对生命的理解与崇高。一枝一叶都闪烁出生命的光焰，爆发出生命的张力，激荡着生命的回响。我画荷，讲究完全放松，彻底自由，用笔轻松自然，重意境、讲气势，不追求一枝一叶之精美，讲究“大花鸟精神”，渲染营造整体氛围，在线条循环往复的瞬间变化中，绘出风雨之凝重，红莲、残荷伴皎皎明月之潇洒。我不画盆中之荷，不画小庭院水池之荷，我的每一幅都是乡间水里的野荷，凋了残了，也有一股野气，一股不可屈服的生机。我画荷以线条作为基本表现手段，以豪放潇洒的线条勾勒出荷的造型，也结合山水画皴擦技法用在上面，然后用渲染的方法将其空白处渲染一遍，加以衬托，使荷在黑白浓淡的强烈对比下，鲜明突出，有强烈的冲击力。

中国花鸟画经千余年的发展，博大精深，举世瞩目。但我们有责任突破已有的审美程式，努力开拓中国花鸟画的新领域。

伟大的传统值得自豪，但不能代替创造，没有创造就没有传统。今天的传统是前人的创造，今天的创造就是将来的传统，一个人的作品是什么面貌，取决于作者自身的知识结构，特殊的艺术气质，一个有主见的艺术家，他既不跟传统观念随波逐流，也不与浅近的潮流同沉浮，但是无论如何也要目饱前代奇迹，涵浸古今文化，胸存天地大观，做到精神上富有。可以说，有什么样的功力、胸襟、学养、品德，就会有什么档次的艺术家。